

炉火旁一家人

□周成芳



散文

夜晚，95岁的外婆坐在沙发上看电视，荧屏上正在播报今冬寒潮即将来袭。

“冷起来了哟，你们带了厚衣服回来没得？”外婆转过头来，问身旁陪她一起烤火的小姨和二姨。外婆没有牙齿，说话不关风，但声音却很清晰。

“没带，妈，要不然您给我们买一件！”年过花甲的小姨一边将烤火炉往外婆的脚边移了移，一边笑嘻嘻地逗她。

“几十岁的人了，还好意思让妈买衣服。”二姨嗔怪道。二姨比我母亲小两岁，再过一年就满70了。

“妈，您只给我买哈，二姐说的不要”。小姨故意对着外婆的耳朵大声说了一句。

“从小长大，妈就最娇惯你这个么女，我连小学一年级都没读完，你

还读到初中。”二姨跟小姨又开始斗嘴了。

“明明是你自己逃学好不好？不信，你问妈？”小姨很不服气，转过头来问外婆。“我是为了帮爸妈做农活，你让妈来评评理。”二姨也不甘示弱。在老母亲面前，这两个早已当了祖母的老人顿时变回了淘气的小女孩。

“好了，一人一件。哎，说起来也对不住你们，往年也没给你们置办嫁妆，要不是家里太穷，当娘的哪舍得让你们嫁那么远啊。”外婆说着抹起了眼泪。

“妈，您又提这些陈年旧事了。您看我们离得远，也没能照顾到您，只有大姐离得近，这些年多亏了她。”二姨拉着外婆的手动情地说。小姨也搂着外婆的肩：“妈，您看我们这么

大年纪了还有妈在，多幸福呀！”

40年前，二姨远嫁到湖北。小姨年轻时长相俊美，当嫁时，她随别人去了千里之外的福建安家。因早年交通不便，加上要辛勤抚育子女，两个姨妈都是很多年才能回一次娘家。眼看外婆年纪越来越大，近些年她们相约每年12月在外婆生日前一起回家看看。

每次回家，两个姨妈几乎都寸步不离地陪在外婆身边。天气晴朗时，她们一起推着外婆外出晒太阳，夜晚就陪她烤火拉拉家常再互相打嘴仗。

“妈，您还记得以前给我提过亲的那个小毛哥不？”小姨故意提外婆开心的事。“怎不记得，多好的小伙子，可惜同姓。”提起往事，外婆眉开眼笑。“就是，他还小一辈呢！”母亲在一旁补充。

说话间，大舅端来一盆热水准备

给外婆洗脚。“我来。”二姨赶紧接过脚盆，她说平时都是舅舅们在家照顾外婆。

二姨细心地为外婆搓洗，再轻轻用毛巾帮她擦干。见此情景，我迅速拍下照片发到亲友群里。“二姨棒棒的”“二姑辛苦了”，瞬间，群里的亲友们纷纷发红包为二姨点赞。

外婆不懂什么微信，见我们在闹红包，她咧开嘴笑了：“我也来发一个红包。”说完她让小舅去她房间里拿，说是藏在枕头下面有100元。

我将外婆的红包发到群里并附上一句：“分享高龄老人的福利包，有福哟！”一时间，表弟表妹及侄辈们纷纷祝福：“祝奶奶健康长寿！”“祝曾祖母长命百岁！”……

夜已深，炉火正旺，屋子里热气腾腾，外婆的脸上笑成了一朵花。



弹球

宇宙何其大
弹球小而妙
轻轻一指禅
赢得少年笑

老鹰捉小鸡

树叶当双翅
狗儿成老鹰
童年小游戏
还想再呼朋



跑风车

春天忽然而至
冰雪候时消融
风车带我快跑
追赶流水清清

威风鼓

威风震锣鼓
双腕舞红缨
多少人间事
振奋发聩惊



红袄漫话

□张文泽/画 冷冰/文



随笔

暖房

□余翠平

好姐妹京京的新房子装修好了，相约过去小聚，新房子总要暖一暖的。

天气转凉，一大早起来先发上面，结果两个多小时了面还没发好，只好开火烧上水，把面盆放火边，然后和面、洗蒸锅、笼布、捏馒头……馒头终于上锅了，厨房也一片狼藉。匆匆收拾东西，半小时后馒头出锅，一看，圆圆的，白胖白胖的，会心一笑，心思没有白费。包六个吧，俗人难免图个吉祥数字。

到京京新家时她正在炒菜，饿得头昏脑胀的我只好坐下来歇会儿。素静雅致的装修风格，一如清新的京京。许久未见，中间她出国游玩，繁忙工作，各种错开，闲言叙叙别来琐事。相约时，京京说，想你了。我啥也没说。在路上时想着，见面一定要

给京京一个热烈的拥抱，结果见面后，怕太煽情彼此不自在，只好随意闲聊。这世界有很多种淡然，因为漠不关心所以淡然；因为别来思念，内心越汹涌，面子上越淡然维持着。静水流深的淡然，别有一种浓烈。

很快饭菜上桌，寡淡的菜式倒合了两人胃口。听闻我每天吃素，读书，写稿，看古书，散步，京京惊叹我走向“佛系人生。”一大早起来忙碌蒸馒头的热络劲儿，也让我觉得自己简直是深山老林里的“老布衣”，去城里会好友。味觉越丰富时，越需要淡淡的味道，淡里包含浓烈，极简的生活里往往有极浓烈的丰富。

我给京京带来了太宰治的《人间失格》，看看京京的小书架，赞不绝口，宁可居无竹，不可居无书啊。与

京京一边闲聊，一边看着芥川小说，偶尔感慨：京京的身材真好。于是想起以前给京京拍的美人午睡图，不觉会心一笑。电视里先是播放《非诚勿扰》，后是《舞林大会》，偶尔点评下，俗世的生活，有烟火气是好的。

晚上回家，终于有时间收拾一片狼藉的厨房。也不知道从什么时候起，我这个极其感性的人习惯了井然有条的家居环境，哪怕书架上的书，都会一本本码齐，地也尽量纤尘不染，然后放上音乐，看会儿书。人生总是这样富有戏剧性，不断行走，不断重建。想想大学宿舍里的各种凌乱，那时也是安之若素的。再想想维特根斯坦前半生创建哲学体系，后半生专注于推翻前半生哲学。自己同时建构和解构，也未尝不可。

腊八粥

□宋殿儒

阳历已走过往日风尘
乡愁却仍在旧历逗留
足迹在妈妈的影子里临摹
不忍离去
只为……喝上
那碗盛放母爱的腊八粥

苦难的日子
妈妈没有省略儿女的胃口
幸福的时光
妈妈没忘苦时候那碗腊八粥
把一生的艰辛
全熬进儿女的幸福
把自己的青丝
熬成儿女们泪光里的白首

如今她老了……她走了……
而那碗粥还在儿女心中停留
时光风花雪月的长流
沧桑里我们难忘母爱情愁
……

做一碗满满的思念之粥吧
让母亲的影子也临摹在儿女的心头
盛一碗儿女的心香吧
也让母亲的恩情
在腊八的时光里
幸福无忧……



本版邮箱：
zhoumolvyou@126.com